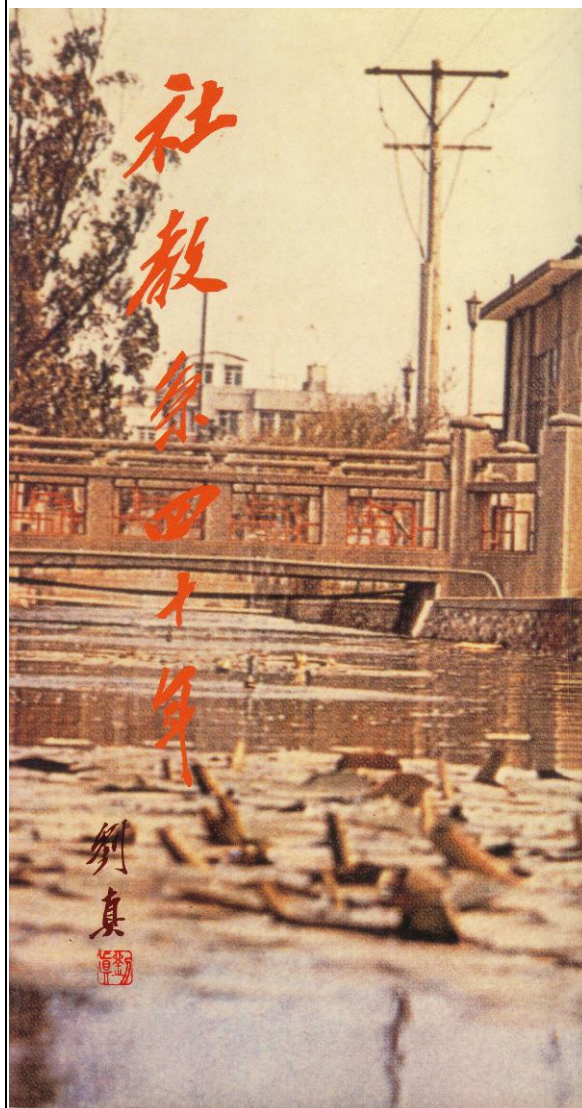


■ ■ ■
序言

1



去年，看到工教系舉辦四十週年慶祝活動時，就想到今年就是社會教育系創系四十年了；但是，去年夏天剛在溪頭辦完「全國成人教育研討」，今年又剛成立「社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而且又要面對「師資培育法」的新挑戰，到底社教系何去何從，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擺在眼前要去面對和解決，所以到底要不要舉辦慶祝創系四十週年活動，來回顧過去的成就與光榮歷史，我真的不敢主動提及。

可是，今年四月間，王師洪鈞自美返國就特別寫信提醒我，「今年是社教系四十年，能否考慮出版一本小冊子，以為慶祝？」剛開始時，我都不敢回應這件事情，但是後來在幾次聚會中，王老師一再提及，我心裡明白還是要辦一些慶祝活動，才能略盡歷史責任。

於是，首先去請教王老師振鵬，請他擔任召集人，可是王老師謙辭，建議請郭部長出面召集最為恰當，於是再與郭部長商量，但是郭部長也很謙虛，再加上公務繁忙，於是這件事就又耽擱了下來。

在今年八月系友會上，正好當天下午郭部長還要參加政大新聞系創系六十週年慶祝酒會，所以郭部長建議是否我們也應該舉辦慶祝活動，當時系友會上，大家討論非常熱烈，咸感意義重大，有必要舉辦一次學術研討

會以資慶祝，並且當場就決議要我提出一份籌劃草案，而且趕緊申請經費補助。

時值暑假，無法召開系務會議，只得分別邀請老師們召開小型的會議，在暑假短短一個半月期間就開了五次會議，討論相關籌備事宜。等到一開學，趕緊召開系務會議，確定研討會型態、論文撰稿人和評論人，以及幾個工作分組和負責的老師，於是乎，才有了這次「終身教育與文化發展研討會」的架構。

但是由於籌備時間實在太匆促，所有的籌備工作都顯得特別緊張，譬如在短短時間內，要向答允的老師們逼出論文來，而且又要去研討會當天出版「社會教育系四十年專輯」，還要展示過去四十年來社教系師生共同生活的面貌，坦白說，這次活動實在比立委選舉還要緊張。

所幸在系裡老師同心協力的努力之下，終於能夠如期舉辦這次「終身教育與文化發展研討會」，同時能夠如期出版這本「社會教育系四十年」專輯。在這裡，要感謝所有撰寫研討會論文的老師們，因為在這短短幾個月之內，要逼出學術論文，若非有極高度的犧牲與奉獻，是無法做得到的。當然要感謝負責主編四十年專輯的胡幼偉老師，天天為了催稿和美編工作，要在短短一個月

惑不而十四，印脚一步一

林東泰

左右時間內，編出這麼一本精美的「社會教育系四十年」，實非易事；當然，也要感謝所有賜稿的老師和系友們，也謝謝陳雪雲老師協助拉稿與催稿。負責展示組的李明芬老師，辛辛苦苦地找尋四十年來的校園舊照片，讓我們得以藉以回味過去在紅樓如沐春風的日子。

感謝郭部長、李次長、楊次長、黃理事長對這次研討會的熱心指導與協助，讓這次研討會得以辦得有聲有色。更要感謝四十年前本系創系時的郭校長，不但在研討會上對我們多所勉勵，也慨允為這本專輯題字，讓我們重溫四十年前的美好日子。感謝所有擔任評論的師長們，讓這次研討會更為出色。當然也要感謝所有與會的貴賓和老師們、系友們的踴躍參與，讓我們共同分享愉悅的美好時光。

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謹讓我把這次研討會各個分組的負責老師名單列出，以表示對他們的謝忱：

公關組：胡幼偉老師、邱天助老師、黃靖惠老師
接待組：吳美美老師、林振春老師、黃明月老師
議事組：李瑛老師、李瑛老師、李瑛老師
展示組：李明芬老師、陳仲彥老師、王美文老師
總務組：杜修文老師

四十年專輯：胡幼偉老師並請其他老師支援

這次研討會最令人抱憾的是，本系創系主任孫老師邦正無法回國，幾次跟孫老師連繫的結果，孫老師因為身體不適且長途旅程勞累，所以雖然楊次長和黃理事長都非常熱心幫忙協助來回旅費，但是仍無法返國。孫老師在電話上，也一再表示如此一定會讓系友們失望，所以一再叮嚀我要轉達他對大家的歉意。在與孫老師的聯絡過程，雖然無法說動孫老師回國，但是重溫當年上老師「教育概論」的景象，孫老師說話的口氣和語調，都和二十幾年前一模一樣，真是如沐春風，同時也感受到孫老師的身體非常健康。

緬懷過去四十年來，社會教育系一步一腳印走過從前，為國家社會栽培了無數的優秀人才，面對師資培育法的新挑戰以及整個國內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深切期盼社會教育系正確而不惑地把握未來發展方向，共同促成新聞研究所的增設，然後再接再勵增設新的系所，早日成立社會教育學院，再造更美好的未來與前途，並且擔負起提昇社會生活素質和建構終身學習社會的重責大任。

社教系四十年目錄

■歷屆系主任的話■

卓然有成，令人欣慰	孫邦正	7
祝賀社教系成立四十年	王振鵬	8
社教系成立四十週年感言	李寶和	10
一段值得懷念的日子	李建興	12
社教系將在多元發展的 康莊大道上大放異彩	楊國賜口述 陳士哲整理	14
伴我成長的「家園」	林美和	18
對社會教育的期待	林勝義	20

■師長嘉言■

社教人將有更寬廣的天空	新久誠口述 陳士哲整理	25
新聞傳播便是宏觀的社會教育	王洪鈞	26
一步一腳印	歐陽輝	28
風雨同舟四十年	于街	31
新聞的社教功能	楚恩秋	33
我與社工組	陸光	37
終生教育與文化生活	許水德	39

話說社教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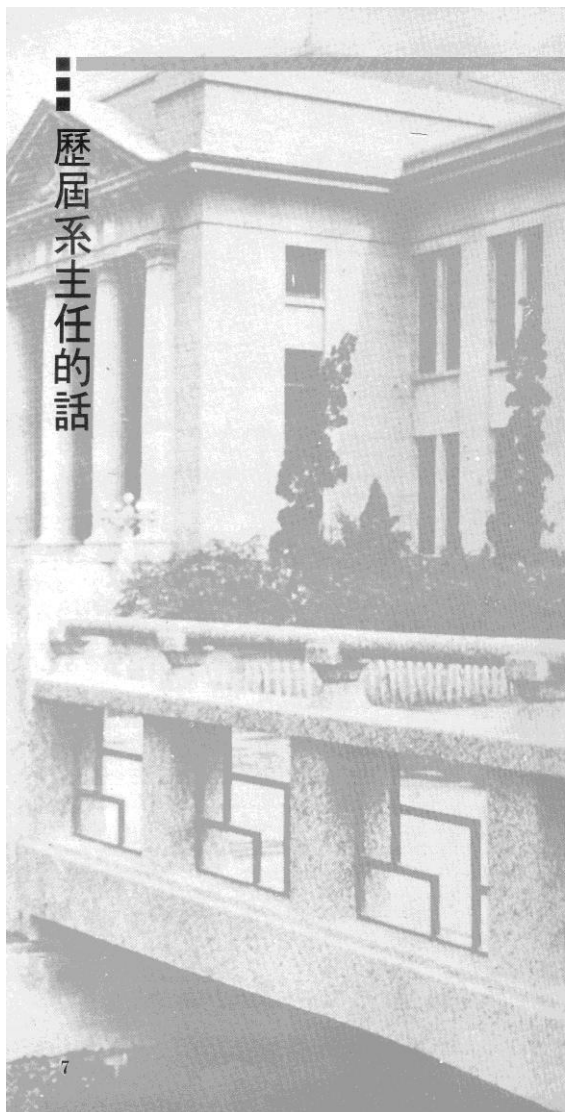
張霄亭口述 陳美如整理

憶師大三年	洪健昭	45
誠摯的祝福	張嘉鍾	47
四十年不變的黃金律	馬驊仲	50
社教系、老師、我們——我	黃肇珩	52
樂在圖書資訊寶庫中	胡歐蘭	54
社教系早已不惑	施克敏	57
滄海桑田	楊月蓀	59
驕然回首念師友	吳瑞璜	62
六六社教人，悠悠社教情	王秋斌	65
欣逢母系四十週年系慶	吳美美	68

■系友憶往■

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夏紹頌	75
默默耕耘三十四年	蘇雲峰	76
選擇了社教系，沒錯！	林章松	79
懷念新聞組的小班教學	楊士仁	82
母系的孕育使我們茁壯	李清田	85
社教系斐然有成	顏文門	88
創系四十週年的省思與期許	陳璿	92
回頭看來時路	簡丹	93
永遠的圖書館員	王錫璋	96
社會是一所大學 教育是一種事業	陳育俊	99

歷屆系主任的話



目錄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饒夢霞	104	細數五九級這一班	張雲騰	130
做一位快樂又有成就的社教人	胡重信	107	社教系六五級同學的二十年	林振春	132
母系創立四十週年紀念	王淑俐	109	我們這一班	王美玉	134
憶往	王美玉	111	記七四級二三事	吳舜輝	136
■系友動態■		113	七五級夜間部同學近況簡介	黃文中	139
四九級的不惑之年	張樹三	116	想念您，我的好友	林安訓	142
五三級系友概況	丁蕭湘	118	七九級動態	何美珠	144
幸運的一班	張興錄	112	四十年來的異數，八二級社教系	賴美佳	146
五十五級這一班	李建興	124	■社教系四十年大事紀■		151
二十八年展痕	鄭恒雄	125	■社教系四十年課程一覽表■		169
五七級動態	楊士仁	127			

卓然有成，令人欣慰—— 賀社教系四十週年慶

孫邦正

師大社教系創立已屆四十周年，系友擬舉辦「終身教育與文化發展」研討會以資紀念，誠屬盛事。承葉林東泰主任、王振鵬教授及各位系友蒞約來台參與，隆情至感。原應摒擋一切，來台聚會，奈因年歲已高，難以長途旅行。經仔細考慮，深知此一決定將使諸位系友失望，然為健康著想，相信系友亦能原諒。

回憶四十年前，與系內教授初創社教系，籌路藍縷，備極艱辛。舉凡教育方針、課程設計、師資延攬、學生出路等問題，無不殫精竭慮，力求至當。社教系成立之初，目標模糊，課程雜亂，學生紛得無主，經與系內教授商議規劃，決定先確立訓練目標：第一，培育圖書館專業人員，以發展我國圖書館事業；第二，培育新聞、

電視、廣播等專業人員，使大眾傳播事業成為社會教育的利器，以提升國民之文化水準；第三，培育社會工作人員，建設安全福利的社會，克盡社會教育之責任。

於是，從第二學年起，社教系分為圖書館、新聞、社會工作三組，除共同科目外，設置分組科目，使學生能夠學有專精，各具專長。然後延聘名師，加強教師及學術活動。當時許多專家學者齊聚社教系，在圖書館學方面有蔣復璁、王振鵬、呂彼得、楊家駱、藍乾章等先生，在新聞學方面有于衡、王洪鈞、歐陽醇諸位先生，在社會工作方面有謝徵孚、郝繼隆、王克、趙聚鈺、俞慈民、查良鑑等先生。由是學生素質提高，信心倍增，社教系亦因之聲譽日隆。學生畢業時，各方爭相羅致；

在大學聯合招生中，社教系乃成為熱門科系之一。

關於社教系創立過程，系友黃肇珩女士在「社教系二十年紀念集刊」上，曾有生動感人之感述：林振春教授在「淡泊寧靜的教育家」一文內（載於「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附錄篇），亦有詳細之介紹。他如郭為藩部長、李建興、楊國賜二位次長、林勝義教授等，均曾親歷其事，定有深刻的回憶。

四十年來，社教系幸得系內諸教授和衷共濟，同心協力，熱心教學，而諸同學亦能潛心向學，進德修業，為社教系樹立一個新風格。尤其各系友從社教系畢業以後，在工作崗位上復能發揮其誠樸、勤勉、謙虛、踏實之學風，以致卓然有所表現，令人欣慰。

近年來，台北社會變化很大，社教系人事亦多變遷。每念昔日師生相聚盛況，輒為之神往。同事、同學、系友等，亦均在懷念之中。今當社教系成立四十週年之際，爰誌數語，聊表懷念與祝賀之意。（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孫邦正老師及師母於民國七十五年返台探親時，與系上老師合影留念。



祝賀社教系成立四十年

王振鵠

師大社會教育學系自民國四十四年成立，迄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四十年來畢業的系友近二千人，多在教育、新聞、圖書館和社教事業機構服務，恪守崗位，事業有成；而部分教師在海外及僑居地就業者亦能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以人而論是喻其志強學廣，不疑不惑。如就社教系系務發展來說，四十年來培養人才無數，且師資堅強，課程規劃完善，社教前途光明燦爛，其未來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無所置疑的。

回顧社教系的成長實佔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優越條件。就天時而言，社教系的創設，可說適逢其時。民國四十四年社教系創立之際，台灣地區各大專院校開設社會教育專業課者無幾。以圖書館學組為例，當時除中國圖書館學會在暑假期間舉辦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班外，幾無其他機構培訓圖書館人員。師範大學社教系依

據各方建議設置圖書館學組可說是開風氣之先。繼師大之後，世新、台大、淡江、輔仁等校相繼設立圖書館系科。尤憶及當年圖書館組結業同學，每人有二、三個實習機會可供選擇，分發就業更不成問題，由此可見當時各機關需要圖書館專業人員之急切。這種情形一直到民國五十三、四年後始見緩和，其他兩組亦復如此。

其次是地利之便。社教系的設置，在師大屬教育學院之一系，為培育社教專才，並鼓勵結業學生分發到社教機構服務，教育部核准社教系結業生可以分發到社會事業單位、新聞機構及圖書館等社教單位工作，以工作實習取代教學實習。這一制度使每一學生有兩種實習就業的選擇，一種是分發到國中任教，一種是依志趣及能力，分發到社教機構服務。進入社教機構服務有其名額及條件的限制，雖非每一同學都能如願，但提供給同學

一個選擇的機會，這一制度也只有身為師大的學生才能具有，所以社教系設於師大，確有其地利之便。

至於人和方面，社教系分為三組，專兼任教師三十餘人，成立之初系務在孫邦正先生主持之下，各組教師專心教學，融洽無間，從未發生爭執磨擦，這一方面是受到邦正先生學養深厚，胸懷灑落的氣度所感召，另一方面也是社教系建立起公平處事的原則與尊師重道的風氣所致。尤憶及社教系成立之初的三組老師，如社工組趙聚鈺、王克、陸光、謝徵孚老師等；新聞組沈宗琳、歐陽醇、王洪鈞、于衡等老師；圖書館組蔣復璁、王省吾、萬惟英、藍乾章、倪寶坤等老師，均望重士林，為一時之選。有的老師雖身兼要職，但仍熱心教學，細心指導待學生如子弟，其提携後進的精神令人感佩。

社教系人才薈萃，歷屆系友更為傑出，無論是教育行政機構、教學研究單位、社會事業單位、新聞界或圖書館界到處可見社教系系友主持業務，而其盡責守分的表現，也深受社會各界的稱許。

個人在師大執教卅餘年，有幸追隨邦正先生之後一度主持系務，並與三組老師時時討教，實為生平最感愉快的時光。茲在社教系成立四十年紀念，謹述此感，藉表祝賀之情。



王振鵠老師

社教系 成立四十週年感言

李寶和

退休後來美本來的目的是就醫，後來覺得這裡的環境幽美，氣候優良，中國人也很多，並且有不少親朋好友，內人和我商量，就在這裡停留了下來，前天晚上陳雪雲同學給我打來一電話，讓我寫幾句四十週年感言，我立刻答應下來，昨天太忙，今天就拿起筆來開始寫，因為感觸很多反不知如何下筆了。

四十年似乎是一段漫長的日子，可是又好像是轉眼間的事。社教系成立四十年，而我也在系裡任教四十年，很巧的是我一九五四年從澳洲墨爾本大學修習視聽教育回來，一九五五年即任教於社教系，當時因剛從國外回來，自己覺得所學還算不錯，在系教書勝任愉快，後來又有機會來美進修，才知道自己以前所學多偏重技術，

理論基礎非常淺薄，真是所謂「學」然後知不足。不過這四十年來，看到社教系造就出成千的人才，個個都是社會精英，使我對教學工作感到無比的喜悅和興奮。

今日，全世界都在變，也可說所有國家都在動盪之中，沒有一塊安靜土。野心人士及恐怖份子，都用盡心機毀滅他人：像日本真理教主麻原彰晃，率徒子徒孫製造毒氣，殺害他人，據說他們已製成的成品及準備原料，足可屠殺整個人類，實在可怕。這種瘋狂份子，全世界到處都有。美國有一位百姓，因不滿政府升遷制度，而自行組織軍隊，自任將軍，與政府對抗，政府居然對他和他所訓練的軍隊沒有辦法。

中共及法國則拚命核試爆，發展核子武器，東歐及



李寶和老師

種天災人禍，解決一部分人口，恐怕這個地球上早已人滿為患了。

中東天天都在火併，每天都有很多無辜百姓慘死。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科學家，醫生們研究發展各種藥物以拯救人類，現今大部份不治之症都有了救。有很多人，除了豐衣足食之外，又求長生不老。因而又有很多長生不老藥物問世。例如：前年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狄斯特考夫 (Dierckhof) 醫師領導研究出一種藥物尼摩坎平 (NIMODIPINE)，可治療某種老人癱瘓症，並可使入更年輕更有活力。本期 (1993-9-6) Newsweek 登載一篇喬弗利·考來 (Geoffrey Cowley) 所介紹另一種麻藥麥拉道恩 (MELATONIN)，該藥可重安排人體的時鐘而有助人的睡眠，同時可減緩人類壽命的日期，美國已有幾百萬人吃這種藥。這些都是屬於長生不老的藥物。事實上，現在人類的壽命，已嫌太長了，若不是各

一段值得懷念的日子

李建興

我有一段值得懷念的日子，那是民國六十七年到七十三年六個年頭，我以初生之犢擔任國立台灣師大社會教育學系系主任，而後也在任期屆滿下卸任，贏得系友會「六載勞績」的金質獎牌，結束這段辛勤、快樂與榮耀的生涯，藉此本系創系四十週年紀念之際，信手捻來，作個人為回憶資料，亦可為本系存一份真實紀錄。

師大社教系於民國四十四年創立，我於民國五十一年進入這個系就讀，系主任一直是孫邦正教授，前後應該有十七個年頭。孫主任的道德文章、學術著作俱為大家所崇敬，而他無為而治的領導與處理系務，也使本系的教授陣容、教學活動與學生讀書風氣，蒸蒸日上，奠定了本系穩固與光輝的基礎，這個系後來的發展，大家都一致推崇為孫主任的重大貢獻。從民國六十一年到六

十七年七年間，孫主任昇為本校教育學院院長，系務改由王振鵬和李寶二位老師繼續主持，他們二位亦都是令人敬佩的學者，社教系的傳統精神更得發揚光大。

記得民國六十七年七、八月間，當時系主任李寶和老師突然接受教育部徵召欲去韓國擔任亞太文教中心執行長，當時師大校長張宗良先生亟欲為社教系決定新主任人選。我曾多次為師大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國際交換事務服務，校方有意為我安排師大中輔會或其他新職等行政工作中。旋未久，張校長突高昇考試院副院長，師大校長出缺，據聞多人被考慮，最後本系第一屆系友郭為藩學長中選，其間曾有白色恐怖之傳聞，本人亦在榜單中，幸皆為無中生有之漣漪而已，終以「快樂領」結局。

李建興老師



我曾於國內外進修碩士、博士學位，而在本系擔任講師、副教授的教學工作亦未曾間斷，過去的十幾年幾乎無一日離開社教系的工作崗位，這期間無分朝朝或暮暮，不計星期假日，社教系辦公室與師大校園就是我唯一的家。推動社教系系務的職責，不知如何決定突然輪到我來接棒，對我個人而言，無疑是個重大的考驗與挑戰，對社教系來說，是多年來師長們辛勤教誨的結果，也是社教系系友應該更多參與母系服務的明證，因為我是社教系系友第一位擔任本系系主任者。

我接系務之初，就決定扮演三種角色：一是服務，全力為全系師長們服務；二是輔導，盡心輔導全體學生

們的學業與生活；三是協調，努力協調本校各行政單位，校外機構與校友們。六年期間，我始終本著這三個角色而努力，未曾懈怠，沒有遺憾，一切皆很順利。

實際的作法是先確立本系的地位與發展目標，當時社教系正處於風雨飄搖中，教育部幾度想撤中興大學農教系後裁撤本系，我跟教授們協調採「改守為攻」策略，積極申請爭取設立社教研究所，歷經五年五度始大功告成，是師大各系中最後成立研究所者，從此本系不再有我撤之虞。回想當年教育部卻不知何故欲廢社教系，而今教育部內有一位部長，二位次長皆為社教系系友，誠令人感歎唏噓矣！也一笑！

我認為系的發展最重要的關鍵是教師，每學期（年）老師的聘書，我都親自一一送到府上，從未間斷。我設法留住好老師，當時楊家駱、藍乾章、沈宗琳、吳錫澤等位老師曾因個人因素想求去，我都一一拜訪留住，終我擔任系主任六年，沒有一位老師離開。增聘好老師，如：馬驥伸、趙寧、張書亭、林孟真、張鼎輝等老師都在那幾年到系裡來。增聘好助教，培育新秀，如：林振春、王秋絨、陳雪雲、黃明月、許金芬、劉卓致等幾位

先後都以第一名畢業留系服務。

當時有關系務我多與孫邦正老師請教，有關社工組的事與陸光老師商量，圖書館組的事與王振鵠、張鼎鐘老師商量，有關新聞組的事與馬驥仲、于衡老師商量，那時同事間相當和諧，社會環境也單純，商量商量就去做了，也沒什麼事，真是快樂。不像現在？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我很關心學生的課業與生活，每學期通知老師們要嚴格要求他（她）們的課業，與教官林精武先生保持密切聯絡，必定參加迎新、送舊晚會，帶領他們去社區服務，山地服務，一到春節必定參加僑生餐會，致贈每位僑生紅包或禮物，全系學生我都叫得出名字來，因為我與他們都很熟。

拓展本系對外關係，開創學生出路，這是社教系系務最困難最重要的事。我很感謝教育部社教司王華林、周作民二位司長，他們放心讓社教系與我主辦「社會教育與文化建設」研討會，以鉅款經費創辦「社教雙月刊」，至今不斷。讓我主導民國六十九年「社會教育法」的修正，聘我擔任教育部縣市文化中心規劃委員，空中大學規劃委員。行政院新聞局委託「交通安全」專題研究，聘我擔任「金鐘獎」、「金鼎獎」評審委員，擔任數年不斷。內政部社會司聘我擔任「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

練中心」主任，編輯「社區發展」月刊。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委託攝影「社區媽媽教室」影片。

我常說一個社教系涉及五個專業領域，即：(1)教育，(2)社會教育，(3)社會工作，(4)新聞，(5)圖書館。當時我是很注意這五方面的平衡，即使我較生疏的新聞與圖書館也很努力的參與不敢有所輕忽，否則怕會影響師生的對外關係。圖書館我透過王振鵠老師（當時任中央圖書館長）與張鼎鐘老師關係與圖書館界極為嫻熟，至今我主持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選都是這一批老朋友擔任委員，正在研訂「圖書館法」極為方便。新聞界透過馬驥仲老師之關係我擔任中央通訊社研究發展委員，我得到中華電視公司吳寶華總經理、林登飛副總經理的錯愛，華視正式與師大社教系訂立建教合作契約，舉行公開訂約儀式，這在國內新聞教育界是一大事，因此我曾率領中華綜藝團赴美西、夏威夷巡迴演出，我擔任華視文教基金會、華視訓練中心基金會等二個董事，這些都不是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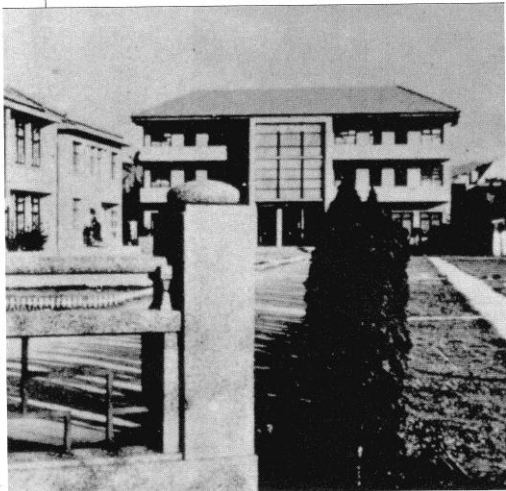
因為有上述這些委託關係，社教系就有些私房錢了，我把它拿來舉辦老師與眷屬們的自強活動，我們一起暢遊溪頭、二水、鹿港、澄清湖與墾丁等名勝風景地區，完全免費，每次都很快，至今很多老師與師母們還常常談起覺得很值得懷念。我永遠不會忘記，于衡老

師深夜十二點多爬牆進溪頭風景區的景況，宋明順老師與師母私自去數星星的鏡頭，謝東閣副總統在水觀光墓園拉著我的手細述家常，害得安全人員驚愕不已的窘狀，還有全體老師與師母促膝夜話的溫馨場面。若時光倒流，但願能長留這些溫馨可愛的場景。

民國六十八年社教系第一屆畢業二十年，我跟黃肇珩老師商量，及時積極籌設「系友會」的成立，成立大會時，老師及系友約有四百多人參加，宗亮東老師看到此場面讚歎社教系的大團結與成功。另一個十六年過去了，系友會年年召開，每年有一本「我們的二十年」出版？每一屆的畢業三十年、四十年又快到了，壯大的社教系又將如何慶祝我們的系友會呢？

總之，我擔任社教系主任六年，一切平順，無風無浪，真是在安定中求發展，做好承先啓後的工作。一個人的生命有限，一個學系或學校的歷史永續經營與發展，個人在歷史長流中祇是一個小水滴，但師大社教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裡留有我值得懷念的一頁，我將永遠懷念它，永遠懷念它。

社教系的生活讓人懷念不已，
圖為光智橋頭與倫教館。



社教系將在多元發展的康莊大道上大放異彩

楊國賜次長 口述
陳士哲 整理

欣逢母系創立四十周年，在這光輝燦爛的日子，衷心祝賀母系生日快樂，系運昌隆。身為社教人的一分子，在慶祝系慶之際，也應深切省思社教系這四十年來的路是否按著當初理想走？走得穩健？期盼母系能為我國未來社會教育培育更多優秀社教專才並規畫出更理想的社教發展方向。

台中師範畢業，教了三年小學後，基於本身對哲學始終有著一股熱愛，便再度參加聯招。在聯考分發下來到社教系，雖未能進入第一志願臺大哲學系，但卻開啓了另一條人生道路。由於自己愛看書，在社教系二組裡便選擇圖書館組，因為圖書館員在為一本書編目前，一定得自己先看過這本書，才知道它的內容，正確的來編目分類。大一時，便參加公務人員教育行政高等考試，不過那次只是試探性質，大二那年才正式高考及格。這

跟當時在考試院的圖書館工讀有很大關係，藉著工讀的機會，在那裡看了不少好書，充實本身智能並有充份準備，所以才能在大二時便取得了高考資格，為日後開拓了另一個發展的方向。事實上，我覺得多參加各種考試是鞭策自己讀書非常好的方式。所以特別勸勉現在在校同學們，特別是大一、大二的已脫離師範公費保護的自費生。大學生活並非由你玩四年，在社教系這一開闊空間環境下，要懂得如何把握機會，為自己的未來做好紮根工作，這全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社教系師生非常融洽，形同一個大家庭。多年來，對孫邦正老師一直懷著一份感念，記得孫老師曾說過一句話：「念社會科學的人如不進圖書館，就如同念理科的同學不進實驗室一樣。」這句話經過這麼久的時間，還是令我印象深刻，因為擁有豐富藏書的圖書館，就如

楊國賜老師



同一座寶山般，尤其現在的圖書館除了書本外，更有影片、光碟、微縮膠片，連接上網路，這座寶庫簡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其實，不光是學習社會科學的人要學到圖書館挖寶外，念理科的同學也應如此，善加利用圖書館這項豐沛的資源來自我充實。另外，在求學階段時孫老師也強調兩項做學問最重要的基本工具——國文和英文。語文是人類溝通基本要素之一，如果我們想吸收國外新知，世界共同語言之英文必不可少。此外，擁有良好的國文底子才能便我們寫出來的文章流暢動人。所以孫邦正老師給予我的，不光是學術方面的知識，更有許多做學問的基本方法與原則，孫老師真可以說是社教系的大家長。除了孫老師外，記得大學時代我們學生與其他老師間也相處十分愉快，偶爾到老師家

包個水餃，打打牙祭，老師順便給予生活與課業方面指導，師生感情融洽，就連兼任老師有時也跟著學生一同出去烤肉郊遊。所以期望同學不光只是在課堂上才與老師接觸，應多利用課餘時間多和老師研討課業或是生活上的問題，這樣師生間會有更好的良性互動，而且從言談中，可以學到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這是書本上所無法學到的。

幾十年來，我國社會教育只注重活動的辦理而缺乏學理研究，因此在民國七十二年間我擔任社教系主任時，推動成立社會教育研究所及社教雙月刊創刊，另外，社教學刊的創刊，更為老師們開闢了一片學術研究發表的園地。記得那時每個禮拜還舉行一次所謂的「學術討論會」，提供老師進行學術研究發表個人論點的機會，而剛開始時一些老師覺得有壓力，所以第一次討論會舉行是由我做開頭來帶動整個系的學術討論風氣。自77年11月倍調到教育部時，還一直希望接任的系主任能將這良好的學術討論風氣延續下去，可惜的是，大家對此並不十分熱衷，到後來便從原先每週一次漸漸改為兩個禮拜舉行一個月、一學期舉行一次，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我認為現在系上這群年輕老師都蠻優秀，學有專精，但應多參加學術討論才能彼此激盪出更燦爛的學術火花，所以社教系應考慮再將這種風氣培養帶動起來，恢復討

論會的舉行。

另外，在我擔任系主任時還有一項重要計畫，便是將社教系的新聞、圖館及社三組加以整合。雖然現在三組有計畫各自獨立成系，然後將社教系升格成為社教學院，但是我希望仍應以社會教育做為發展主軸，溶和新聞、圖館、社三組專長，並與國外的成人教育、終身教育結合。當時曾把這項課程整合構想試驗於進修部學生上，把三組主要基本科目讓每位同學都來研讀，讓同學除了在自己專門領域有深入研究外，對另外兩組的課程也能通曉並加以融會應用，而這計畫推行後效果不錯，原想繼續應用在日間部同學身上，可惜的是自己離開母系借調至教育部服務，這項計畫也隨著停擺下來。其實，自己曾規畫許多長程計畫目標，並也交待往後的接任者，但因現在系主任都是用票選的，任期短，所以許多計畫無法貫徹執行，令人感到遺憾。

教育之牛耳，尤其未來政府逐漸重視社會教育這一趨勢，應善加把握，不應再像以前將設立成人教育研究所的機會拱手讓人錯失擴充與整合的先機，今後社教系應積極培養社教活動規劃實務與學理研究人才，除了持續辦理原先已有績效的社教活動外，更應積極爭取與企業間的合作。目前政府在規畫建立的社教網路便鼓勵民間參與社教工作，社教系如能與企業界合作，利用企業界豐富資源，在社教工作推行上一定更為順利。就我所知，目前有一位系友便利用所學在藍寶文教基金會推動有關成人教育方面的工作，並且做得相當成功。我們如果不懂得自己積極開拓資源，師大將喪失在社會教育方面的領導地位。

社教系在師大真的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科系，它有寬廣的發展空間，但是我們必須多與社會、社區民衆接觸，走出學術象牙塔，突破自我侷限的圍籬，朝向多元發展，組合學校資源與社會脈動相結合。對於同學們，特別是自費生，希望能充實基本知能，特別是先前所強調的國文和英文，配合自己興趣、能力，並加上老師開創引導，定能走出一條康莊大道來。我也希望系上老師除了在校外有優異表現，發揮所長外，能把更多的心思用於社教系的發展與運作，讓社教系在學生與老師共同努力下，不論在學術或是社會上都能大放異彩。

伴我成長的「家園」—— 感激之外的另一課題

林美和



林美和老師

早期的就學日子，並沒有「生活規畫與發展」的概念，唯一追求的最終目標，就是考上大學。因此，在填寫志願時，完全是隨自己對某些科系的認知與喜好，並

參照成績排行榜，就決定自己的未來。就在這樣簡單的思考模式下，我於民國五十年被大學聯招會分發到師大社教系就讀。剛入學不久，就聽到校園有人開玩笑的說：「喔，妳在『吃飯大學睡覺系』唸呀！」讓我對社教系的印象更為深刻。還好，進入這個系後，並不是如外界所說的，只會吃飯和睡覺。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活，雖然沒有什麼傑出的表現，但至少培養我具有做學問的基本能力與方法。尤其在那段師長們的愛護、教導，以及同學們間互相切磋、融洽相處的日子，就讓我們感受到社

教系就如同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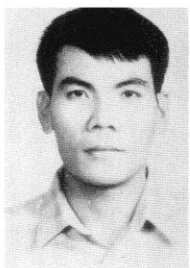
社教系的成立，有其當時的社會背景與特殊需要。因此，不像師大其他的系，畢業後一定要到中學任教服務。再加上當時本系與本校圖書館的特殊關係，可以助教編制留館服務，使我有機會在畢業後留校服務，並繼續在王館長振鵠老師的指導下學習與發展。之後，並進一步與社教系結緣，直到現在。事實上，從單純的學生角色，蛻變為目前多元的角色，除出國進修外，個人一生的精華期可以說都在師大社教系渡過。由於這段緣分，個人對本系也衍生出較為特殊的情感。在這不算短的日子裡，我一方面享受到學習、成長與發展的喜悅；另一方面，也不時面臨各種不同的挑戰，使自己逐漸茁壯與成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有幸首次參與甄選本校校長的機會，最令我遺憾的是雖被票選為首次「民選」的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至七十九年六月），卻在繁雜的行政工作、教學與研究的要求下，身體頗出狀況。在當時體力不勝負荷下，適逢教授休假機會，決定提前將兼行政職務，出國短期進修，再渡過我單純的學生生活。

無論如何，目前能夠有一點小成就，除感謝外子的鼓勵與支持外，特別還要感謝孫邦正老師的鞭策，李寶和老師的愛護，王振鵠老師的教導與提攜，以及系裡同

仁給予的學習機會與包容。然而，在慶幸自己已能享有社教系所提供的學習、成長與發展的機會之時，也同時期盼今後社教系能夠脫胎換骨，日登壯壯。儘管這些年來，社教系已發展有碩士班及博士班的研究所，但如考量目前國內學術之發展、師大本身之發展條件，以及社會之需求，除研究所課程之統整性、銜接性及前瞻性仍待努力克服外，社教系大學部的存廢，事實上也已面臨抉擇的時刻。對於社教系大學部的可能消失，雖存有一絲絲的不捨與感傷，但在社會環境已變，社教系當初成立的階段性任務已大致達成之際，存在與否，是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課題。早在幾年前，系裡不少同仁就感受到將來可能會面臨的危機，而提出成立「社會教育學院」之建議。可惜，當時大家未能一鼓作氣，積極進行策劃，又適逢這二、三年來，受國家財政緊縮，以及教育資源重新分配之影響，各大學成立系、所、院的機會，受到教育與相關單位之極大限制，使社教系要脫胎換骨的機會又面臨另一道的障礙。儘管如此，在這關鍵的時刻，需要靠所有愛護社教系的系友，以及所有關心社教系前途的學者與社會人士，一起貢獻智慧，期能跳脫目前既有「框框」的思考模式，提出更符合未來學術發展與社會需求的可行策略，才能兼顧「量變」與「質變」的要求。

對社會教育的期待

林勝義



林勝義老師

經營，已獲致相當豐碩的成果。奈何時空環境變遷迅速，大眾對於社會教育的需求日趨殷切，外界對社會教育系的挑戰亦方興未艾。將來如何因應？可能是不容忽視的一項課題。

舉例言之，民國七十九年八月至八十二年七月，個人承辦社會教育系所行政職務期間，正是成人教育擺場時期，連續三年在校務會議上，都碰到「設立成人教育研究所」的議案。也許基於職務角色，好像年年都要「捍衛社會教育」，真是心事誰人知？後來經過系務會議多次討論，集思廣益，逐步形成共識：社會教育可以涵蓋

理論上，社會教育很重要；事實上社會教育似乎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際此社會教育學系邁入「不惑之年」，理應有所思量，以策來茲。

社會教育在台灣，經我系在校師生和歷屆系友參與

成人教育，乃將社會教育研究所分成人教育和社教行政兩組進行教學，並加速促成博士班之設立。

回顧過去，社會教育在台灣，獨此一家，別無分號；審視現在，有競爭，可能也是推動社會教育進步的一種力量；瞻望未來，或許可以從加強專業條件著手，促進社會教育的水壟發展。以下略抒管見，藉資參酌：

其一，建構理論體系：社會教育的理論體系，可以反映在課程設計和學術論著上。檢視國內有關社會教育的學術論著，業已累積相當數量，但不可諱言，理論建構仍有開發空間，尤其有關社會教育的需求評估、方案設計、社會行銷等，都尚付闕如。期待社會教育的新進學者及博士生，能正視社會教育基礎理論的必要和重要。只要有心，假以時日，必然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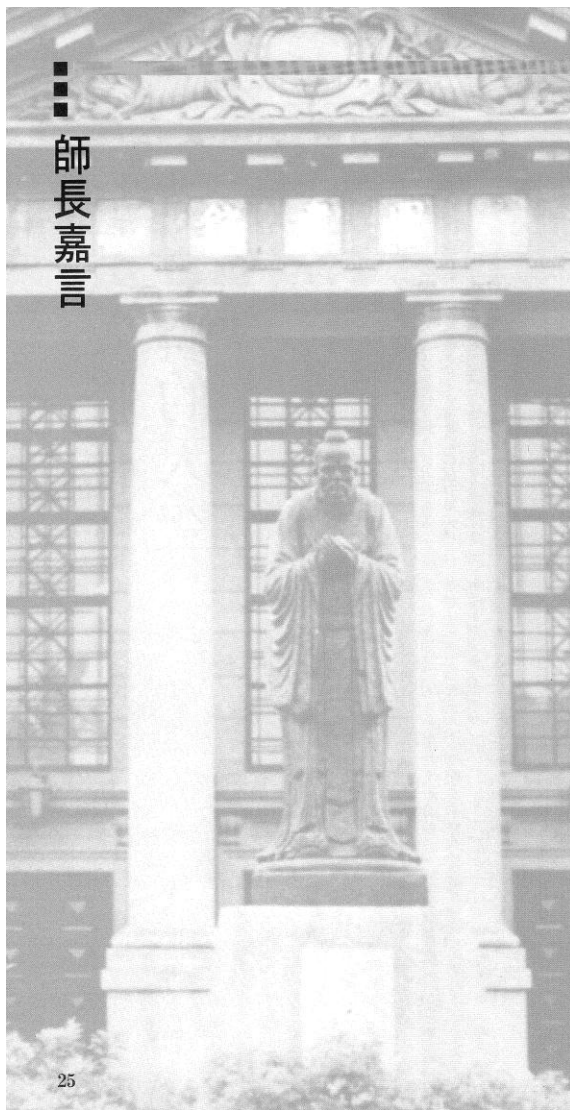
其二，培養務實的人才：社會教育含有相當濃厚的實用性格，社會教育的理論，應該是一種實用的理論；社會教育的人才應該是一種務實的人才。雖說大學教育不同於職業訓練，但學術殿堂也非不食人間煙火，社會

教育的發展仍有賴專業人才的推動。臺灣社會教育的走向，仍將以成人教育為主體，並以建立終身教育體制為鵠的，是以有關人才的培育，允宜理論與實務兼顧，以期造就社會教育行政管理、成人基本教育、婦女教育、老人教育、休閒教育等類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

其三，組織專業團體：本質上，社會教育工作是一種團隊工作，必須群策群力，始能共赴事功。社會教育系成立已屆四十年，培育人才無數，加諸近年來社會教育機構蓬勃發展，社會教育從業人員數量龐大，似可考慮組成社員教育專業團體，凝聚專業人員的力量，一以加強專業規範，提升人力素質和工作品質；二以塑造專業文化，爭取學界的肯定和社區的認可。

總而言之，社會教育是整體教育的重要環節，在教育學術逐漸邁向專業化的過程，社會教育似乎也應該加強專業特性。衷心期待社會教育的未來，能有堅實的理論體系、務實人才和專業組織，逐步累積專業成就和專業地位，永續發展社會教育。

師長嘉言



社教人將有更寬廣的天空

靳久誠老師
陳士哲
整理

真的非常高興，從華路藍縷草創年代，直到各項物質設備都非常豐富的民國八十四年，整整四十年，師大社會教育系就這麼一步一脚印穩健地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在這時刻，實在值得我們所有社教人，甚至社會大眾共同為它舉杯祝賀。

回溯社教系之成立，在民國四十年代政府剛播遷來台之際，大陸一群社會學家如王新舟等也隨政府來到這汪洋中的一葉小舟。為安頓這群學者，在政策決定下，社教系便在師大既有傳統體制下成立了。政府的這項決定，或許當初只為了安頓那群顛沛流離的學者，然而時至今日，社會教育在現今社會愈來愈扮演學足輕重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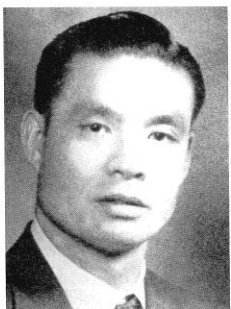
色，社教系畢業系友在各行各業中也表現相當傑出，有各自領域，所以可謂當初成立社教系這項決定，也有著政策的深遠考慮。

在社教系成立四十週年之際，對於社教系未來發展趨向，我個人建議，第一，目前因為政府所訂定的社會教育範圍相當遼闊，從前甚至連體育館、運動場的管理都納入社會教系統系中，也因為這種情況，致使人們對社會教育定義認識不清，所以對於同學們期望未來畢業步入社會後，發揮自己在校所學習知識，為我們國家社會教育的範圍確立更明確方向，讓社會大眾體認社會教育與終身學習的重要性，這應是我們社教系對社會貢獻

旁貸之責。

第二，社教既是一門寬廣領域，社教人員除了本身專業知識，如新聞、社會工作、圖館知識外，應培養通才通識素養，以應付推動各項社會教育活動的需要，所以未來系上在課程規劃方面，應可將三組專業科目加以統整，讓所有同學對本身之外其他兩組知識領域都有一定程度涉獵，並且多鼓勵同學到其他院系，甚至跨校修課，以培養本身各項才能。

有人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在新生迎新晚會或是大四同學謝師宴上都不常見我出席？這原由說來也令人不好



靳久誠老師

意思，雖然在社教系服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但所教授的都是以教學媒體、視聽教材方面的課程為主，接觸大部份都是別系同學，反而自己系上同學較不常碰面，沒什麼接觸，所以也沒參加這些晚會或晚會，不過，對社教系我個人依舊懷抱高度服務的熱忱。

隨著師資培育法的施行，社教系的同學逐漸脫離了公費與專業分發這層保護罩，面臨情勢轉變，同學應覺得高興而非怨天尤人，覺得失去依托，因為這樣反而擁有更開闊的發展空間，千萬不要因為目前的社教型態而限制了同學將來的出路，因為畢業後才是社教學習的開始，社會教育的學習應靠自己本身努力，而非只聽由老師講授。

最後還是敬祝社教系歡度四十週年系慶，也希望系友及同學們未來有更好發展。

新聞傳播便是宏觀的社會教育

王洪鈞

台灣的新聞與傳播教育，四十多年來發展迅速而教育內涵尤日趨豐富而多樣化。其始也，所稱國立院校之新聞系所，不過寥寥數椽，而今全國各校新聞傳播院系建物，多已櫛比相連。課程科目固然細密精深，實習設施也稱充實。相形之下，國內唯一列為社會教育體系之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新聞組，則受本身定位問題之影響，社會教育法令之不足，以及師大洶湧辦學之風，相對而言，似未能與時代同步發展。今值我國社會教育體系下之新聞教育屆滿四十週年，誠應對此具有非常創意之新教育制度，虛心檢討，展佈新猷，以期十年之後，使此一制度光耀於國內外。

我國在大陸時期早有社會教育學院之設，在台灣，

則祇有國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一柱擎天。民國四十四年，劉興先生擔任校長期間，創立社教系。首任系主任孫邦正先生揭示設系目標為：第一、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以發展我國圖書館事業；第二、培養新聞、電視、廣播等專業人員，使大眾傳播事業成為社會教育的利器，以提昇國民的文化水準；第三、培養社會工作人員，建設安全福利的社會，實現民生主義的理想。因是，社教系內分設圖書館、新聞、及社會工作三組。

以筆者最早參與課程設計所瞭解，新聞組課程至少包括三個重點。一是為了培養中上學校新聞教師，故專業科目側重編採實務。另則開設多達四小時的「學校新聞」一課，以供實習。二是因美籍教授朗豪華（Howard



王洪鈞老師

「新聞組的設立，旨在培養具有專業訓練的新聞從業人員，也就在培養一個「具有教育觀點的新聞記者」，而以大眾傳播為社會教育媒介，革新社會，建設社會。」師大新聞組以一系一組所能對當前「革新社會，建設社會」之貢獻者，恐亦杯水車薪。

基於以上認知，筆者拙見師大社教系新聞教育在歷經了四十年的摸索階段後，不妨就新聞傳播教育定位為社會教育的思維裏，從事三個層次的檢討和思考。

第一，在設立師大社教系崇高目標指引下，如何就現有的課程、設備、實習，及人力資源方面作一客觀的評估以期補充加強？如前所述，社教系重視培養「具有教育觀點的新聞記者」，則若干教育學分似應選擇保留，新聞或傳播的專業科目似可選擇若干科目為重點。但整體教學條件則不應過於他校。舉例而言，廣播、電視，乃至新媒體已是現代資訊社會之重要資訊傳播體系，但社教系新聞組則受經費限制，不能在電子資訊設備及課程方面多所著力。既言「革新社會，建設社會」，社教系新聞組進入第四十一年之後，不能不補足此項缺陷。

第二，由於社會教育之定位模糊，致全國唯一的師

Long)認為在我國社會教育觀念下的新聞傳播，接近於美國制度中的公共傳播，重在使大眾傳播機構及科技，用於服務公共利益，而增設了大眾傳播、公共關係，及民意等科目。再有便是充份的教育學分培養從事文化教育新聞報導的人才。

四十年來，師大社教系新聞組人才輩出，服務新聞暨傳播事業，卓有成就，而領袖同儕者，固然多見，一般而言，無不以優良品德著稱。虛心檢討，在社教系新聞組極有限之經費、資源及設施條件下，畢業學生，人才鼎盛，堪稱為全國教育投資報酬率極高之一系；但衡諸設立組「使大眾傳播事業成為社會教育的利器，以提昇國民的文化水準」之理想，敢稱尚有甚大差距。即如社教系新聞組在中華民國六十年新聞年鑑中所稱：

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多年以來，可稱有志難伸。譬如目前之三組雖皆為社會教育之重要部門，但在時代不斷進步，社會不斷變遷，科技不斷突破之趨勢下，恢復社會教育學院，其實早有必要。政府今日大力擴充師範教育，以濟師資之短缺，誠不可非議，而鼓勵科技學府之設立，為配合經濟建設也不可少。但國家多年以來，經濟建設發展之餘，社會建設與文化建設，已經躍乎其後。如何使師大社教系在國家需要的遠大目標下，獲得脫胎換骨的發展，無論升格改設學院或改組設系皆非奢求，至少可以顯示政府發展教育人文科技兼顧，沒有偏向，沒有孰重孰輕之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社會教育可以不然乎！

第三，根據民生主義育樂兩篇所述所宣示的理想，以及先總統蔣公一再期許新聞記者為社會導師的遺言，不但如新聞組所訂新聞記者應有教育觀念的理想人格，即新聞傳播事業，也不應淪為商業牟利及政治鬭爭之工具，必須發揮其導引社會向上向善之教育功能。然則，國立師範大學體系下的新聞教育應當仁不讓的在這個方向下負起鼓吹與勵進的責任。我們不應妄自菲薄。設系目標既訂為「使大眾傳播事業成為社會教育的利器，以提昇國民的文化水準」，凡是我們應該說的，應該做的，皆應勇往直前！



倫敦第一景

一步一脚印

歐陽醇老師



這一生的工作離不開兩個崗位：新聞工作與新聞教育。

早年在學校給書時立下志願：「終身不離開新聞界」。迄今七十七歲，仍主持一家專門探討研究新聞傳播

理論與實務的「新聞鏡」周刊，實踐了早年求學的願望。每天心情愉快，寧靜地坐在編輯桌旁看稿、寫稿、閱讀書報、電傳文字進出，使我隨時可與國內外的友好、同業及專家學者聯繫，或催索文稿，或交換對周刊內容的意見。

多年來的新聞採訪報導生涯帶給我許多難忘的回憶，也經歷過一般人少有的生活經驗。抗日戰爭八年期間，我曾遠赴新疆，採訪報導在伊犁接受飛行訓練的空軍官校第九期畢業生。當時我國與蘇聯還是友邦，蘇聯的空軍教官就在伊犁空軍基地以B-15、B-16型驅逐戰鬥機訓練這批官校畢業生。他們在完成訓練後即駕駛B-15、B-16型戰鬥機回重慶，保衛西南領空，與侵襲馬賊等式戰鬥機的日本飛行員在空中格鬥。抗日戰爭結束，這批愛

歐陽醇

國英勇的空軍第九期飛行員，無一不為國殉職，壯烈犧牲。

由新疆退抵重慶，我又遠赴印度、緬甸戰場採訪報導。從滇緬邊境的列多（Ledo）基地出發，我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與新六軍（軍長廖耀湘將軍）在緬甸戰場配合英美盟軍發動攻勢，擊退佔據的日軍，奪回緬北重鎮密支那，收復仰光港口。打通了滇緬公路，得使美國接濟我大批軍用品物資，可經海道由仰光駕車途經昆明、貴陽駛重慶。自列多出戰，奪孟拱、佔卡孟因，攻克密支那，我隨軍採訪報導了英勇忠貞國軍一場場與日軍血戰的過程。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二十日，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先生應美國尼克森總統邀請赴美訪問。二十四日由華府抵達紐約的上午在布拉薩旅館遇刺。我是台北報社派赴美國隨行的採訪記者。當場目擊這一幕驚險的鏡頭。我詳盡報導發電視傳回台北，報社社長接獲我的電報，以電話告知，有關當局希望用中央社的統一稿。我聽了立即在越洋電話中提出「抗議」。過了十分鐘，社長又來電話說，看過我的新聞稿，寫的很好，但只刊新聞稿，不刊隨新聞稿寫的專欄稿。在當時情況下，報社能用我寫的完整新聞稿，已感滿意。在報導內容真實正確的前提下，新聞自由是要爭取的。

除了較驚心動魄的新聞事件外，我曾應美國國防部邀請赴美國西部聖地牙哥、舊金山等地訪問海軍基地。菲列賓馬可仕就任總統新職時，也曾應邀前往觀禮。

也採訪報導過在馬尼拉舉行的亞洲運動會，在日本大阪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也到過泰國、印尼、韓國等國訪問。

自踏入新聞界報社工作，從記者、編輯開始，歷經副刊主編、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副社長、社長。服務過的報社遍及中國國民黨黨報、政府機關報、民營報、海外報……每家報社具有各自的意識型態與立場，但我是個新聞工作者，堅信我的新聞專業理念，當新聞專業理念與報社立場有所距離，自會選擇取捨。

由於多年在報社服務，深感新聞人才的需要與迫切性。四十年前，台灣若干所大學開設新聞系，我有機會與葉辛得蒙于衡教授、王洪鈞教授的推薦，經師大社會教育系首任主任孫邦正教授的邀請任教新聞組二十餘年。先後畢業的同學，目前在國內外從事新聞傳播事業與新聞教育具有成就者甚多，相信我與在校老師的心情一樣，至感欣慰。

新聞教育與新聞傳播兩者相輔相成，我深信不疑，也永遠在這兩個我喜愛的領域中耕耘。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卅一日台北）

風雨同舟四十年

為師大社教系四十年並祝孫邦正教授八十誕辰作

于衡

民國四十七年二月我到師大教授新聞學概論及新聞採訪學，同年一月一日，我進入聯合報採訪組擔任採訪副主任。一轉眼三十七年過去了。

我離開師大教室是民國八十三年夏天，在校同學和散居各地的校友，為我舉行了一個惜別晚會，在那個晚會中，有遠自香港回國參加的胡國燦和自高雄專程回校的趙震和盧惠潔。晚會中有一首朗誦詩：其中有看呀看呀……看向遙遠的……當時我會被這首詩感動得眼睛濕潤，屈指細算，我在師大新聞組整整教了三十六年。在那個晚會中，中央社社長施克敏、監察委員黃肇珩、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和我的畏友歐陽醇教授，講了很多感想，散會時施克敏夫人黃筱敏等在會場外面送給我一條

領帶，我心中感到十分溫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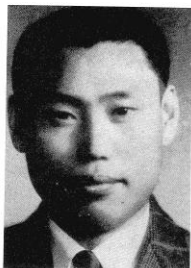
在那個晚會中，現任系主任林東泰發言時說：師大有一個好傳統，是遇事謙讓，不與人爭。曾擔任過社教系主任的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回憶到社教系在南投舉辦自強活動時，我因事（註一）在午夜十二時翻牆進入小木屋，他也講到陪我競選立法委員時，所遭遇的尷尬故事。

八十二年秋天，東泰把師大同學製作的「惜別晚會」的錄影帶，送到我家，作為紀念。每當我遇到煩惱時，就把錄影帶播放一次。我的排遣煩惱的方式，是常常找出「古文觀止」朗誦，或寫一首古體詩，不記得是那一年的夏天，突然獲得警句：「唯恐夜深花睡去，朗誦唐

詩到天明。

在師大那所紅樓裏，度過三十六個炎夏和寒冬，記得有一年的冬天教室的窗子破了，「我寫個條子給當時的校長郭為藩，第二天上課時窗子修好了，同時接到郭的一封信。郭是社教系的第一屆畢業生，他是圖書館組的狀元。」

回憶民國四十七年師大的社教系，像似一首長詩：當時的創系人是孫邦正教授，孫先生今年已八十歲，師大社教系的系風就像他本人一樣，樸素無華。他不但是經師，更是人師。當年的創校校長是劉真先生，當時劉先生是首任師範學院院長；他定了一個校訓：「勤正誠樸」，他能禮賢下士，請到過去在大陸上的第一流學者，梁實秋、田培林、陳可忠分別任文學院長，教育學院院



于衡老師

長和理學院長。劉季洪、黃君璧、楊亮功等到校任系主任而且真的做到了為學生請好老師，把師大辦得與台大齊名。

師大社教系他禮聘剛從美國哥倫比亞留學歸來的孫邦正先生任系主任、新聞組的成立，是孫邦正先生請政大新聞系主任王洪鈞教授前來協助，洪鈞介紹我到師大任兼任副教授，但杜元載任校長時，卻另發了一張「導師聘書」，第一屆新聞組同學，應該還會記得我要求他們：每週寫六張大楷、三張王羲之的小楷，因為我認為「文字」是讀書人的「衣服」。人的衣服整齊，會給人一個好的形象。

由兼任教授擔任導師，是國立大學中少有的事，同時也加重我的責任感，在社教系的第一屆學生第四年時，開了一門「報業實習」課，目的是把新聞組的學生推銷出去。第一屆畢業生共十二名，其中有五名僑生，包括程耀宗、任妙玲、何謂熾。本地學生施克敏、黃肇珩、葉耿漢、楊月蓀、羅新桂、黃玉峯、何志強等七人全部推薦到新聞界工作。當年幾家著名報紙，似乎對新聞系組的畢業生，有些排斥，因此王洪鈞和我在每年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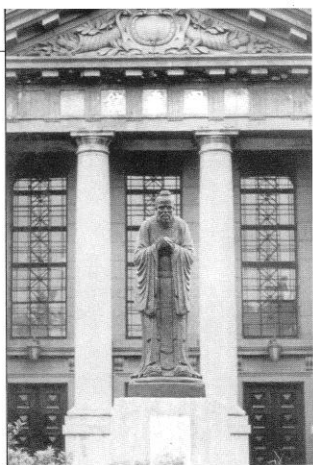
假期間，要到各報社和通訊社鞠躬。後來我們又邀請了歐陽鵬先生，到師大和政大授課，用以減輕我們倆人的負擔，這就是當年王、歐陽、于被稱為「三劍客」的原因。

又過了幾年，文化學院，也成立新聞系，由謝然之先生擔任系主任，王洪鈞頗為緊張，他擔心將來有「木柵學派」和「華岡學派」的惡性競爭，我想了一個晚上，告訴洪鈞說：「我們三個人，都到陽明山去做兼任教授」，使兩校新聞系同學，如同民初北大與清華開歷史系的例子相同。（註二）當時師大新聞組，因為人數少，而且不希望外面重視師大的新聞組，以公費來讀新聞。招致妬忌，誰都想不到「小小的新聞組」，竟然由於黃肇珩、葉耿漢、施克敏、黃玉峯、楊月蓀等人的成就，竟然使新聞組成了「大氣候」。以致後來有兩屆畢業生，全部被中央社所留用，當時中央社的社長是馬星野先生，在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顏文門那一期的新聞組同學，全部被中央社留用，我特別向馬克任（註三）保薦，把顏文門留在聯合報。

這些點點滴滴的小故事，一切都恍如昨日。但也有許多年，我本身背負著強大的壓力，時間自民國五十年六月十五日到八月一日，每年在這一段時間，我必須把新聞組的畢業生介紹到新聞界工作。如果到八月一日，

還沒有著落，新聞組的同學，就要被分發到國中教書，我本人覺得念了四年新聞，而不能學以致用，是件令人遺憾的事。這種壓力，一直到民國六十六年為止，因為那年秋天，我被聯合報派到東京，擔任聯合報駐日本特派員。而把這項責任交給馬驥仲教授。

我這半輩子中，感到最值得安慰的事是建議王洪



圖書館前的孔子像

鈞、歐陽靜和我都到文大教書，直到今天，政大、師大、文大新聞系組的畢業生，在各新聞機構工作，沒有摩擦，應該是老師相同的原因。

在近三十年中，我教過政戰、世新、淡大、輔大、政大、師大、文大六所學校的新聞科系，並有三年在台大圖書館系所開了「大眾傳播學」和「書評研究」。後來因為當選立法委員而辭掉台大教授（註四）在台大的時間雖短，卻教出了台視的陳偉之、中央日報的馬西屏和曾經在台視做了一段時間的趙浩平。

但我所留戀的學校，仍是師大新聞組和文大新聞系。師大社教系主任張宗良教授出任中央圖書館長時，當時的校長張宗良曾約我擔任社教系主任，條件只有一個，是辭掉聯合報的採訪主任。我盤算一下收入，向張校長說明原因。（註五）並且為後來我在輔大任專任教授時，

（註一）那一天外交家葉公超逝世，我必須趕寫一篇文章。

（註二）當年北大歷史系與清華歷史系教授均為胡適與蔣廷黻。

（註三）馬克任時任聯合報總編輯。

（註四）我到台大做兼任教授，是被台大文學院長侯健及圖書館系所主任何光國用

拒絕了羅光校長要我做大傳系主任，作為拒絕的藉口（註六）並由於這一原因，羅光先生知道我不「貪」，他寫了親筆函給蔣經國總統，推薦我競選教育團體的立法委員，獲得黨的提名，在那個時代，被黨提名的人，就有百分之九十的當選率。

師大的社教系今年成立四十年，我曾經用心血灌溉過這個系的新聞組。師大現已改為自費和公費並行制，在這一情形下，師大的社教系，應該順理成章的改為社教學院，新聞組也自然改為新聞系。

社教系建系四十年，出了一些傑出校友，其中包括教育部長郭為藩、中正大學校長林清江、監察委員黃華珩、教育部次長李建興、楊國賜、中央社社長施克敏、自由時報社長顏文門，當年他們以念師大社教系為榮，今天師大社教系以有他們為榮。

珩。

（註六）輔大大傳系創系主任張思恆博士逝世，羅光要求我繼張之後任主任，我告以不能做政工作，並以拒絕出任師大社教系主任作為理由。同時介紹趙振鐸為主任。

新聞的社教功能

楚崧秋

大眾傳播事業是整個文化工程重要的一環，負有最大的社會教育責任，這在一個現代民主法治社會裏，乃眾所周知之事，亦被視為當然之理。

何以故呢？一如傳播學者史蘭姆（W. Schramm）、拉斯威爾（H. Lasswell）等人所主張：大眾傳播媒體主要具有「守望、決策、教育及娛樂」多項功能，這是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人幾乎都無法不接觸，而無可避免的。我想學者們以「大眾傳播」這個名詞來使「新聞」具體化、形象化、功能化，的確是具有慧心和識力，既能使大眾容易理解其內涵，也有助於新聞如何正確而積極地發揮其社教功用。

我十分敬佩四十年前，當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的主事者們，如院長劉真，文學院長梁實秋以及首任社教系

主任孫邦正諸位先生，他們能在系內分組教學與研習時，能夠設立「新聞組」。實在說，其時台灣的新聞觀念及新聞事業，還在一個極為保守，最多只能算是萌芽的時期，就能獨具匠心，認定新聞傳播的社會作用與價值，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個人有幸於民國四十八年應聘於系中兼任教席，回憶及當年教學情況：以後三十餘年之中，復因自己正好投身於此一行業，目視師院及爾後師大社教系的發榮滋長，聲譽日隆，既有今昔不同之感，更覺其薪火相傳，人才輩出，而竊以為為榮為喜。

說到新聞的社會教育功能，我以為至少可以涵蓋下列幾方面：（一）新聞的本身固然是一種教育，而其傳播過程、表達方式及其實際效果更是一種教育。（二）新聞品質

與國民品質是互為影響，甚至是互為因果的：原因是新聞成為國民生活一部分之後，一般人的思想行為準則往往會受新聞專向的暗示和影響。(二)人是社會也是政治動物，新聞資訊對這兩方面，每每著力和著墨最多，以滿足閱聽大眾知的權利與興趣，因此新聞如何發揮其「守望」及「決策」功能，為傳播事業擁有者、主持人以及從業者目前最受爭議的一方面。因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真是互為表裏、相輔相成，講民主法治，絕對少不了選舉、新聞傳播為二者間的橋樑，此所以用「大眾傳播」名之，從事此業者如何可以不憤，因為它名符其實地要負起「監視人」、「過程決策者」以及「宣傳者」三方面的職責。說到這裏，「客觀公正」四個字就太重要了！

當師大社教系四十之慶，特願以新聞界一員老兵、系中一員老友的身分，掏誠貢獻心香一瓣，祝福社教系踵事增華，發揚光大，而系中新聞組更能百尺竿頭，進而再進。(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光智橋畔一景



我與社工組

陸光



民國五十三年春，我從謝徵孚先生邀介前來社教系社工組授課。當時我擔任台灣省社會處專門委員，甫接受聯合國獎補金自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研究

歸來，主修社會福利與社區發展，正合學校所需，亦為我所願。

主任孫邦正先生，學望均隆，統馭全系之外並予三組分進之便，謝徵孚先生負責指導社工組，亦竭盡心力。我在孫謝兩公勉策之下，又因社會事業組更名社會工作組之機緣，爰不顧本身棉薄，分別兼授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及社會工作實習等課程，並兼任導師。嗣因國外歸來學人漸多，本校畢業同學亦多青出於藍接棒有人，授課始漸減少。

陸光老師

記得謝先生病危之際，我往醫院探視，他於病榻上再三囑我善待社工這組。後來使我記憶長存，未曾或忘，並與社工組結下了不解之緣。今日系慶，特為傾吐。

師大從前，校舍狹隘，同學多在外租住民房，同學之間頗感陌生，我乃運用團體工作教法，每期必邀各班同學到舍下聚餐一次，各人胸別名牌，各人分派工作，或採購，或烹飪，或清洗，藉以彼此互動，增加情誼，收效甚宏。後來住校學生日多，但因此學有助同學師生之聯誼，我仍舊貫，三十年未改。

師大同學雖有公費，但五十年代，物力維艱，大多不敷開支，海外僑生亦時或接濟中斷，因難叢生，我乃在系內放置貸學金二萬元，供作社工同學購書、看病等不時之需，可以助教申請借貸救急，不必誤我知道，俟有餘力再行償還，以便基金可以週轉不息。此事行之多年，但後來國內經濟情況改善，公費增加，已無此必要，同時過去借出之後，去多還少，也就不了了之了，一笑。

關於教學方面，社會工作首重實習。我除了借用校函，並運用個人關係，在各公私立機關、學校、醫院及社會福利機構為同學接洽實習場所及安排指導老師，展開傳統性的實習工作。但總覺得同學在外參與機會不夠，學習成果有限，我又參考國外社區實驗模式，開拓

一種新的嚐試，由同學採取志願服務方法，在老師指導

下成立志願服務團，選定社區、協同地方居民領袖，展開家庭訪問、兒童輔導、婦女輔導、課業輔導、青少年服務、童子軍服務、老年服務等工作。成績優良，各方贊賞，而各同學自由運用各種社會工作方法，嚐試實驗，獲益尤多。實驗社區做得規模最大的是六十四年的新龍社區，在其前後還做了千秋、長安、永吉、臥龍等社區，開啓我國以社區為基地展開社會工作的先河。

在教學方面，我主張以英文教本為主，藉以親近國際社會工作的精髓，以國內文化法令，實務為輔，使能中西兼顧。除不斷探酌國外新書外，並迭次參加國際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等會議，搜集新知，以供教學參考。本組專業課程，因受教育學分排擠，不如他校之多，為受好學同學之要求，我乃利用社會實習教室，擅自主張開講社會發展一課，將他校所開勞工行政、就業輔導、職業訓練、社會指標、政策規劃等課內容綜合簡介，以為彌補，雖無學分，但亦開講十餘年。嗣因實習課程非我一人獨任隨而中止。

大學教學，應與研究工作配合，方能跨出校門，造福社會，社工組曾經我介紹，與台灣省社會處合作擔任農民調查研究工作多年，動員師生，深入民間，調查實況，研擬對策；與行政院經建會合作研究台北縣貧苦人

力之特質，進而謀求開發運用，以解決特種人力問題；與內政部社區發展研訓中心合作更多，諸如研究社區老人福利問題、志願工作者參與運用問題、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守則問題等均是。此外更與政府機構及民間單位如黃氏慈善基金會等，聯合舉辦各種學術研究會、演講會等活動，均增加了師生參與研究的機會，並提升了本系本組學術的地位與聲譽。

時間匆匆，記得才踏進系辦公室，現在卻已經退休了。自民國五十三年至八十三年，整整三十年，在這三十年中，我雖同時專任許多工作，但只有這個兼任工作，使我覺得教學相長，親睦如家，無名忘利，來就快樂，真的不忍離開。尤其是想到系組的前途，自量仍有勇可鼓，但是時不與我，捨不得也只好捨了，幸好有勝義、振春等多位賢隸均在系中協展系組業務，前途無量，薪火相傳，不勝欣喜。

三十年來，我對同學的態度是教學以嚴，對人以愛，一切真誠，毫無心機，能先後贏得陸伯伯、陸爺爺的尊稱，心中十分欣慰。萬一曾對同仁同學有何不週之處，亦望原諒，我與社工組要始終的保持完美。

民國六十八年的社教系館



終生教育與文化生活

許水德

■ 師長嘉言 ■

欣逢母校社教系創立四十週年之慶，回顧往昔，由於師長、學生及校友之努力下，可說是桃李芬芳。各行各業，均有傑出校友優異的表現；展望未來，將迎接公元二十年的教育新潮流，社會變遷的走向，及資訊時代的來臨，母系又要掌握先機、教育全民，扮演重要的角色，可謂任重而道遠矣。

茲謹編印專輯，並以「終生教育」為研討會主題，水德素習教育，從大學而研究所而赴日攻讀，均是教育類科；畢業後擔任教職，教育局長，重視終生教育與文化生活的推動；而後轉任台灣省社會處長、社會主任、高雄市及台北市市長，一本教育理念與熱忱，來推展各項市政工作，因而有「教育市長」之稱譽。有幸者，水德曾受聘為母系之講座，亦深深感受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樂趣，因此，願將終生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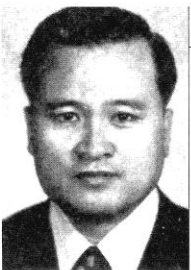
提供一己之經驗與心得，就教於教育界先進。

一、終生教育的理念

闡釋終生教育的理念，最為有名的學者林格蘭 (Paul LeGrand) 於一九六五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成人教育委員會中，便列舉終生教育的時代背景，包括：

- (一) 人口的增加，
- (二) 技術的革新，
- (三) 社會結構的急速變遷，
- (四) 新責任的托付，
- (五) 文化的民主化趨勢，
- (六) 休閒時間的增加，
- (七) 生活與行為規範的喪失，

許水德老師



(一) 教育觀念的轉變。

因此，林格蘭認為「終生教育」(Lifelong Integrated Education) 必須是整體而統合的教育過程，應該結合順應人的一生時間系列的水平層面和包括個人與社會生活的垂直層面，印證我國傳統諺語「活到老，學到老」。事實上，現代的終生教育理念，強調保障國民終其一生均有接受教育、再教育的權利，在國人方面，要求一生不斷的學習；在制度方面，同時也要求家庭、學校、社會教育規劃的有機協調與配合，亦即整體教育結構重新組織的理念。所以教育部制訂「空中大學設置條例」、修訂「補習教育法」、也試辦「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

教育實施計畫。」

二、開辦國中夜間補校

在高雄市教育局任內水德大力推動補校教育，當時的補校大多由私立學校兼辦，不僅入學必須考試，而且學費也高，高雄市是一工商都市，勞工很多，多半年紀很輕就出來工作，想繼續升學只有進補校一途。由於私校收費昂貴，又不夠普及，有些貧苦子弟因白天工作，利用夜間讀書，或部分因以往失學，希望用夜間進修的青年，無法考慮就讀，因此我研究如何利用國中現有設備及師資開辦夜間補校，老師可志願在夜間補校兼課，學生可省學雜費，可說一舉兩得。

同時向台灣省教育廳爭取，希望能以半公費方式，讓勞工免試入學念補校，起初教育廳因乏先例並不贊同，經不斷爭取要求先在離島及加工區試辦，始予同意，於是在旗津、楠梓、前鎮區各選一國中附設補校，結果受到熱烈歡迎，人數爆滿，這是國中附設補校的開端，至今早已列入正式教育體系，且編預算辦理。

三、倡導「媽媽教室」及「長青學苑」

水德服務省府社會處時，謝主席正大力推行社區發展及小康計畫，為加強精神建設，乃規劃社區的社會教

育活動及媽媽教室活動，一方面開班調訓縣市主辦人員及「媽媽教室」主持人，還有學校校長，共同溝通觀念，講求工作方法：一方面編印「媽媽讀本」，使得全省媽媽們有學習、活動場所，同時開放學校場地，設施供社區居民使用，以充實文化生活，提升生活品質。

又主持高雄市政時，為滿足年長市民的求知慾，乃設老人大學——「長青學苑」，設置語文、書畫、技藝、園藝等科目供他們學習，報名踴躍，上課認真，全勤出席，學得不亦悅乎！輔以休閒活動、醫療服務，真正是老人家的樂園。及來台北主政，廣為設置，頗受年長市民喜愛。

四、倡導富而好禮的書香社會

台灣光復五十年，在政府民生主義均富政策的領導下，全體國民的努力，國民年所得已達一萬兩千多美元，可說已進入富裕的社會，但文化部有失調現象，有待教育與文化的努力。因此，在市政作為上，除重視學校教育外，水德也特別重視社會教育，於高雄市推動「書香社會運動」設立「書香街」，舉辦書香大展，並配合藝人藝展活動：在台北市舉辦「假日戶外表演廣場」的文化活動以鼓勵市民利用休閒從事正當娛樂，多設立社區圖書館，希望做到「人人讀好書，處處有書香」，並籲請大



現在的校訓碑

家「改酒樓為書齋，以書畫替代洋酒」，從倡導家庭讀書風氣為開始，擴大舉辦藝術季活動，以期文化能滲入市民生活，建立一個富而好禮的書香社會。

總之，水德不論於任何單位服務，總不忘以教育的理念與精神，強調四教的服務準則，亦即發揮言教、身教、境教、制教的「教化」功能，於民衆就有「社會化」的功能。相信秉承教育的努力，作前瞻性的規劃，以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將有美好的未來。

話說社教系

張霄亭老師



我國為謀求經濟成長，促進社會進步，開發人力資源，繁衍文化和啓迪民智，政府一直積極進行各項教育改革。而我們社會教育系就必須負起倡導社會教育理

張霄亭老師
陳美如
整理

念，以促進我國邁向全民教育理想境界的這個實無旁貸之使命。

政府遷台後第一個設立的社教學系就是我們師大社教系，社教系在歷任系主任孫邦正、王振鵠、李寶和、李建興、楊國賜、林美和、林勝義、林東泰等人的帶領下，在社會上培養出許多卓越的人才，諸如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教育部次長李建興、楊國賜先生、監察委員黃璽珩女士、中央社社長施克敏……，遍及各種行業。這無非是系裏老師的辛勤與系友們的奮鬥所共同締造出的佳績。

如此不錯的人事背景正是社教系有力的資源，團結起畢業系友的力量，致力於將社教系擴大為社教學院的目標，這是我在社教系成立四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中最殷

切的盼望。

今年校務會議已經通過新聞研究所的設立議案並送請教育部審核，如果進行順利，預計只要我們再多成立一個研究所就可以擴大成為社教學院了，這樣社工、圖館、新聞三組便可獨立成系，三系雖各有專精擅長，却殊途同歸地為達到充實全民知能、加速社會發展以及增進社會福祉之社會教育目標而努力。

為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求與社會需要，社會教育工作的推展更是與時俱進，力求創新。光論其範圍就涵蓋了成人教育、家庭教育、文化教育、藝術教育、圖書館教育、博物館教育、大衆科技教育、交通安全教育、視聽教育等九類。而對愈來愈大的社教人才需求量，如果社教系順利擴大為社教學院，我們將負起培養推展社會教育工作人才的重責大任，基層人才培育的工作做得好，社會工作推展的腳步才跟得上政治的民主、經濟的富裕、文化的精緻、社會的多元，並配合二十一世紀的進步。

總之，為了配合我國的政治革新，社會進步，人民受教期望的提高，現在正是我們積極規劃社會教育工作推展的大好時機。今後我國社會教育的推展必須建立正確觀念，掌握工作方向，並以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

的方式，協調配合，即早建立社會教育體制，以迎頭趕上的精神，使社會教育工作推陳出新，以主動積極創新的作為，期以嶄新的形象，促使社會教育蓬勃發展。

社教系走過了四十年，和諧的師生互動關係是項優良的傳統，師生之間良好的溝通是成功學習之要素之一，所以這種風氣當然要維持。由於我們分了三組，組與組之間的師生可能較生疏，但是我希望除了自己組裏的師生有情感交流外，三組的師生也能更進一步地相互流通訊息、聯絡感情。

除了和諧的師生關係外，畢業系友對社教系很有認同感也是社教系一大特色。因此之故，我們該好好把握這股力量為社教系的新契機而奮鬥。

另外，圖書設備的補充加強，師資的提升都是系上值得注意的首要課題。面對社會加速的發展，圖書設備是不容落後的，處在這一變化迅速的社會中，我們需要老師、書籍來提供最新的資訊。因此，在社教系的求新求變中，應多充實硬體、軟體雙方面的內容。

現在的社會已經成為教育性的社會，有鑑於此，社教系這個可愛、優秀、具前瞻性科系必須以有擔當的魄力，主動積極地規劃符合時代需要與民衆的需求的社會教育事業。

憶師大三年

中華民國駐義大利代表
洪健昭

民國五十五年秋，接獲師大英語系聘書，擔任專任講師。因為自師大英語研究所畢業後，在美國的伊利諾大學攻讀新聞學碩士學位，擔任獲得學位後即東裝返國，隨後在英文中國郵報蓋字充數、擔任總編輯職務，因此之故，師大社教系要我在該系新聞組講授「新聞英語」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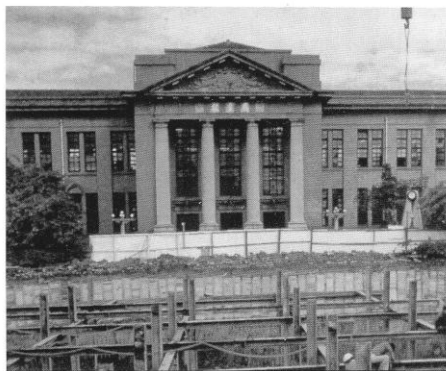
在台灣一般講授「新聞英語」的教授通常僅以一份當日英文報紙，請學生唸幾則新聞，讓學生瞭解以英文所寫的新聞是怎麼一回事，即算交差了事，故個人覺得該課程在大學實非必要。當時我向年輕又滿腹理想，總想讓學生真正瞭解如何寫作英文新聞，於是乎嚴格要求學生先跑新聞，形諸於文字後，以英文新聞稿方式寫在教室黑板上，再逐一糾正其錯誤。不過，後來發現當時學生英文程度普遍不佳，就連一般寫作能力，包括一般

常識、專業知識、邏輯思考及組織能力等等，皆普遍低落。結果「新聞英語」淪為作文能力評論課，學生高談闊論某人文章如何不好，英文正課反而擱置一邊。

猶記得有一次談及日本醫師組團來台訪問的新聞，該團來台觀光，順便到新莊榮生療養院義診麻瘋病患，又到台大醫院捐血。當時一位同學所寫的新聞稿為：「日昨，數位日本醫師到台大醫院捐血一小瓶」，其所引據者，竟為中央通訊社所發的新聞稿。後來就此則新聞稿請教中央社總編輯沈宗琳，他的回答使我驚一點暈倒，他說：「這中文還蠻通順的嘛！」殊不知這一篇「通順」的中文，如果翻譯成英文，就變成最好的「新聞英文」活教材。新聞寫作講究的是正確，昨天就是昨天，但是「日昨」可能是昨天，可能是前天，也可能是好幾天前，實在無法以英文確切翻譯。「日昨」並無法符合「快」且

「新」之新聞寫作要求，故最簡單且合理的寫法應為：「台大發言人今天說前天（或兩三天前）如何如何等」。另則為「數位」問題，英文中有「數位」之字眼，但要講求正確，就應寫成「三位」、「五位」或「八位」確切數字。最後就是「小瓶」的問題，瓶有大小，但是「大」、「小」是相對的，一公升容量的瓶子與十公升容量的瓶子相比是「一小瓶」，但若與容量半公升的瓶子相比就是「一大瓶」。中央社記者、編輯及校對諸公竟渾然不知，血液是以「cc」為計算單位的。此簡單的問題，連一般捐過血的人都知道，可見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專業，不得馬虎，否則易淪為笑柄。在同一則新聞中，並無提及日本醫師何時抵達台灣？何時離台返日？目前國內似乎仍存在類似「捐一小瓶血」無頭無尾的新聞報導。

在師大社教系新聞組任教三年間，另一要學生瞭解的重點是，新聞寫作，包括英文新聞寫作，要求求真正客觀、正確。一篇正確的報導，記者必須蒐集多事實佐證。近代歷史學家萊普頓（Leopold Von Ranke）曾說過，歷史學家的責任為：「僅僅把事實表顯出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新聞是「昨日的歷史」，職是之故，個人認為記者的任務，如同歷史學家一般，應將所見聞之事實，「忠實」的予以報導。因為光是一堆事實，尚無法保證報導正確，畢竟事實難係所見所聞，然



民國七十年的
師大圖書館

因人不同，而有不同之認定。心理學曾有一實驗，五十個人同時目睹一個身穿黑衣、手持短棒的人在他們面前

走過，然後請他們「將所見予以描述，結果有人說那人穿綠色衣服，有人說他持手槍。事實僅有一個，但因人不同，而有不同之結果。另一實驗中，第一人告訴第二個人：「我看到一隻很有名的人的狗」，然後第二個人將此段話向第三個人傳達，依序傳達到第三十個人時，「我」變成「他」，「狗」反變成「貓」。此項實驗顯示親目所睹、親耳所聞之事，未必是事實。這就是吾人常說，新聞報導角度，個個不同，且甚難判定何者為正確之原因。

英國報人史谷脫（C. P. Scott）曾有「不朽名言」：「評論不受限制，但事實是神聖不可侵犯的。」（Comment is free, 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他在曼徹斯特衛士報任職總編輯長達五十七年之久，以此理念，使該報成為全世界最佳報紙之一。記者所蒐集的事實，尚須編排方能成為報導，然其個人主觀性，從事實的選擇，到呈現事實的順序，即影響其報導之客觀性。無任何記者能保證，其報導毫無參雜其個人之意見。比方說，記者目睹一事件，聆聽一演講，嗅到污濁的空氣，感受到沙漠的熱氣，但是當他形諸於文字報導時，其個人主觀的意識，即影響其所作之報導。他可能樂見該事件發生，他可能不喜歡某人的演講，他對污濁空氣可能並不厭惡，他也可能喜歡感受沙漠的熱氣，這些都會在在影

響其報導之客觀性。當然記者對報導會力求客觀，但其個人主觀條件，實難不影響其報導之客觀性：諸如個人背景、人生經歷、閱歷、教育程度以及個人喜好等，皆可影響其報導之客觀性。

總言之，正確且客觀的報導，是所有記者必須追求的目標。這是理想，正如不撒謊是一種理想，但是沒有一個人敢保證，在其一生中，不管有意或無意，從未撒過謊。理想與事實仍有距離，實難兩者同時兼顧。

在師大三年教學生涯中，總想養成新聞組學生成為報導力求正確客觀，但仍自知能力不夠無法達到此一境界，且能勝任以英文撰寫的記者。惟事與願違，所授課同學中，僅有賴吉容與林章松進入中央社，擔任駐外記者，且以英文寫新聞。賴同學曾擔任駐馬尼拉特派員，返國後擔任中國國民黨職務，不幸在一次車禍中過世。林同學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後，升任總編輯職務，現任中國廣播公司主任秘書，現已不以英文撰寫。

本人於民國五十八年轉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嗣奉派出國擔任中央社駐中東、華府記者等職，復轉任東京及西歐分社主任等職，期間以英文撰寫報導，並無間斷。但駐外十五年返國擔任中央社社長後，即不再從事新聞寫作工作。現駐節義大利羅馬，回憶師大三年，一無所成，但仍堪告慰的是，尚能將所學傳授一二。

誠摯的祝福

張鼎鍾老師



轉瞬間，我離開了社教系已超過十一年了，對系裡關心的情懷卻並沒有減少。事實上，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已經不在師大任教。但是我一直以爲自己仍是師大人，的確仍有強烈的「師大情結」。

民國六十三年，我加入師大社教系教師的行列，在圖書組盡一份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心力。在校數年中我深深體會到師大社教系的特色，把社會教育的三個環節聯結起來培育大眾傳播新聞工作，圖書資訊服務與社會工作人才來進行社會教育。雖然這三種工作在表面上是屬於不同的領域，課程設計上各有所異，而其社會教育的理念和總目標確是共同的。社教系在教學方面的確都能把握到這個重點，不斷地培育出若干傑出的人才。目前最具體的明證就是：全國教育事業掌舵者就是出自師大社會教育學系。這就顯示出社教系教學之成功，以

張鼎鍾



及受教人才之傑出。這是社教系的一份榮耀也是一份驕傲，因有學術素養高超、操守良好的老師與學生，及多元的課程，社教系能隨時因應社會的需求與變化，調整步調，培育出適當可用之才，對國家和社會有極大的貢獻。師大人樸實、勤奮、腳踏實地地「教、與、學」的精神也都充份爲社教系師生所掌握，不但在校如此，在各自工作崗位上也發揮出這種影響深遠的特色。

面臨廿一世紀資訊時代的來臨，我國民主政治逐漸落著之中以及社會轉型陣痛中，年屆不惑的師大社教系更面臨時代的挑戰，有更大的責任來負起教育更多提供資訊服務、大眾傳播以及社會工作的人才，使我國能在安定中成長、進步、和諧而繁榮。一週前得悉社教系爲慶祝成立四十年徵文，匆忙中寫出我對社教系敬重、慶賀及期望的情懷，敬祝 系運昌隆，各位老師、同學和校友健康、愉快、成功！

民國七十三年社教系館旁的黑龍江

四十年不變的黃金律

馬驥仲

在我四十多年的事業生涯中，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占了十二年半，是我連續服務時間最長的工作崗位；此外，再加上新聞組半及門弟子——準女婿和間接受教者的四年「學」歷，我與社教系的情緣足夠深厚了。



馬驥仲老師

六年前，初轉往文化大學任教時，偶或不自覺地對學生說「你們新聞系……」和「我們社教系……」，如今我已習慣地不致對文大學生說「你們新聞系……」，卻仍然不太會對師大學生說「你們社教系……」。

至今，在新聞傳播圈內，相遇最感親切的，還是社教系的系友：有些是早年的「同」師兄弟，有些是後來的「賢契」。

社教系的老師，孫邦正主任曾在大四教過我「教材與教法」，我是他到師大任教的第一批學生。新聞組的開「組」三元祖：王洪鈞老師、于衡老師和歐陽醇老師，

雖然我都未曾在課堂上面聆教誨，但從內人黃肇珩的口傳和筆記以及時常陪她拜訪老師的機會，雖未及門，卻受益良多。我能在未作多少準備的急匆中，以外系生一舉考取政大新聞研究所，主要是拜三位老師之賜。

多年來，我一直跟隨肇珩稱呼三位老師，三位老師也都欣然受之。

十二年半在社教系任教時光，我充分體味了親和與相互尊重。其氣氛不止於一個工作單位，一個學術教育環境，實近乎一個大家族。

懷戀社教系的過去，當然也關切社教系的未來。我以親身體察作證，社教系許多位傑出系友的成就，和他們努力的投入與付出絕對是成正比的。當然，其中勿忘老師對他們的投入與付出。

我也提醒社教系現在和未來的後起之秀，時間在變，環境在變，傑出成就與努力投入和付出的正比關係永不會變。

回顧四十年的社教系史，請記住這一條四十年不變的黃金律。

民國七十三年 的社教系館



社教系、老師、我們——我

黃肇珩

提起筆，想為社會教育系四十歲生日寫一些話，躍現紙上的卻是一位又一位師長的身影：清晰、生動、溫馨；雖然離世，老師的言行、教誨，深植我心，潛移默化了四十年，而且將繼續永久。

掃瞄到紙和筆，楊宗珍——孟瑤老師清越的聲調恍如耳邊，她清晰而深富情感的講解，似乎就在眼前。她教大一國文，經常引申到時代背景和歷史故事，聽她的課是一種享受。

記得她講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唸到：「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課堂一片寂靜，我們都凝入當時受苛稅困逼的人民生活慘狀之中。對隔數十年，孟瑤老師沈重的「苛政猛於虎」五個字，依然重壓在我的心頭。

揚老師上課時不苟言笑，給人很「冷」的感覺，但她對學生的關懷之心卻非常的熱。當她知道我需要一份家教，親自帶我去見國學大師俞大綱先生，鄭重地推薦我擔任俞小姐的家庭教師。俞小姐就讀台北美國學校，大綱先生要我教她國學，中國文化基本認識，還要指導她練毛筆字。

我們這一班，是社教系的先驅：第一年，沒有系主任，沒有人引導，也沒有人告訴我們這個系的明確目標和方向，大家在陌生又迷惑中摸索前進，自嘲是一群「孤兒」，也因此而顯得滿團結、滿自立，同窗情誼也特別深。

第二年，孫邦正老師出任系主任。有了投訴目標，同學們擁聚去見他，為了為何分組，提出一大堆意見、質疑，甚至表露不滿。孫老師臉上溫煦、祥和的笑容始終不變，以輕緩清楚的語調，一一解答了我們的疑惑，



黃肇珩老師

他溫文爾雅的風範，吸引住我們，疑難入理的新述，說服了我們。

從此，這位社教系的大家長，展開了奠基、播種，以愛心和耐心灌溉這片園地，為他所說：「我的生命已融入社教系」，連我們這群沐浴黨陶過的，也都化育成社教系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丁點兒了。

社教系三個組終於揭曉：圖書組、新聞組、社會事業組（後來改為社會工作組），曾擬議的戲劇組、視聽教育組……等都沒有列入。

我徬徨在三組間，原本出於三選一的無奈抉擇，認定新聞組，而今回顧，我確信我似乎選對了！

早期新聞組老師幾乎都是兼任的，是從新聞界敦聘的名宿，其中影響我們最深厚，而且一直關懷指引我們

不斷的是：于衡老師、王洪鈞老師和歐陽醇老師，他們曾被稱為新聞界「三劍客」。

剛策我進入新聞界的是于衡老師，利用「騙策」，源於畢業前夕，我還猶豫在教書和記者兩道門口，是于老師斷然的一聲：「黃肇珩，如果你認為當記者是跳火坑，你也得跳！」我跳了，不是火坑，是一片廣袤的土地，我在新聞界有陽光也有雷雨的大地，辛勤耕耘了二十多年。

于老師是新聞組第一批十一個孩子的「保母」，他初當「保母」，又還沒成家，對這份額外責任，悉力投注，除了本職聯合報採訪責任繁重的工作，其餘時間全都給了我們。他從新聞採訪、寫作的ABC帶起我們學步，我們搖搖、晃晃、跌跌、撞撞，闖過了一關又一關。

除了教室上課，于老師也帶我們見習採訪大場面新聞，拓寬視野。若有表現不錯的新聞稿或特寫，他會讓大眾傳閱。

老師家的客廳，是最受歡迎的另一間課堂，大家圍坐一起，喝茶、漫談，從政治到新聞，最具吸引力的話題，是于老師的採訪演繹經驗談。在這間課堂，我們不

抄筆記，不寫作業，也不點名，王老師無私的傾授，我們對新聞的採訪，幾乎是無所不會知，無所不會曉。

王洪鈞老師寬仁方正，表裡為一。每次上課，總是西裝筆挺，頭髮紋絲不亂，很有性格的笑容，和不同色彩圖式的領帶，使我們確沐春風。講課條理井然，旁徵博引，板書遒勁有力，一筆不苟，在使我體會到王老師的認真與求全精神。

師大新聞組專業課程少，教師少，學生也少；王老師運用他在政治大學新聞系的影響力，安排一系列新聞界前輩演講，而以合辦的名義，讓師大同學既能有受益機會，又不輪面子，為我們設想周到。

考核學生，王老師有他「鈞衡」的準則，草率鬆懈的分數在紅字邊緣，用心專注的特別嚴格獎勵。師大四十年，我得過三個一百，王老師的「群意交通學」（今名大眾傳播學）是三者之一。聽說，王老師教學生涯中，給過三個學生一百，我是三者之一。

課外，老師給我們很多生活中的啓示，我們也常暗到師母的私房菜；我第一次上美容院為做新娘化粧，是她帶我去的。

初見歐陽醇老師，覺得他很嚴肅；等到一開口講課，精神充沛，中氣十足，話入新聞主題，他忘我神入，興致盎然，熱情畢露。

新發生的大事件，總會納入老師的話題，針對個案實例比較分析，不僅探討採訪寫作的處理，還使我們了解新聞幕後的背景。

上課、開會……從不遲到，對新聞工作的熱愛、投入與無怨無悔，歐陽老師給我們極佳的示範。及時的鼓勵和讚美，令人意外驚喜。通常，有所表現或獲有獎譽，第一道電話或第一張賀卡，總會是歐陽老師的。

在我決定投身新聞行列時，老師有點為我擔心，他委婉地舉了許多女記者的不幸婚姻，暗示我要注意工作與家庭的調適。在日夜顛倒的記者生活中，我結了婚，仍能兼顧家庭，歐陽老師的諄諄苦心，沒有空投。

大學四年，得自社教系，得自社教系老師的一切，有形無形地導引、支持我的工作和生活；在成長過程中，社教系、老師、我們——我，或重疊，或交錯，後來中斷聯繫，有時候，比在學校還鄰近。在四十年社教薰風中，我一直與社教系同在。

樂在圖書資訊寶庫中—— 記於母系成立四十週年大慶

胡歐蘭

我是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學組的第一屆忠實守望者，秉著當年蔣蔣復璉、藍乾辛、倪寶坤、王省吾……等幾位老師的諄諄教誨，加上系主任孫邦正老師的耳提面命始終默默耕耘於圖書館事業，同組十五位圖書館業的先鋒部隊：六位來自香港的李麗娜、梁志芳、潘麗貞、易含英、張耀耀及葉淑雯等畢業即回香港，從事教學工作，因全是女生，嫁人後各分東西，有的遷居歐美等國，惟葉淑雯早於二十三年前因病去世；九位在台灣發展四男五女，經過幾番衝刺努力，有躍居教育部長的郭為藩，掌經濟部機要科、國會業務科及新聞科參事王宗義，高木興與王文宏分別在國內、外大學擔任教職，五千金尚差強人意，施翠娥旅居美國，從事保險行業，王元皓在

美國一直無法連絡，劉紹英在德國國家圖書館服務，吳惠芳在威斯康辛蘋果城公共圖書館，而我更是寸步未離「圖書館」一步。回首這三十六年來，真是滿心充滿感恩。

我常覺得一個人在一生中一直很執著在一個工作崗位上，歷經種種繁雜與引誘，始終不變也不停，必有很多因素與力量在支撐著，我很願意將自己的經歷留下來供即將走來或正在走過來的學弟們參考：

一、我因愛書而被書所愛：我由小學考入中學後，便與圖書館結下不解之緣，平時常利用上下課十分鐘休息時間衝入圖書館，借書還書，翻報紙流覽雜誌成為定規。放假特別是寒暑假，家附近的糖廠附設圖書室是我惟一

